「不結婚的女人」

的小說與電影

鄭傑光

對於我國觀衆而言，美國的暢銷書一向是最受歡迎的，因此，在美國轟動的暢銷書大半會成爲書商搶譯爭印的對象；年來在高唱「新女性主義」和「女權運動」之下，從「嘉莉」起，女性書籍與電影造成不斷的盛況，除了甘蒂絲柏根的「雨夜」(a night full of rain)和禁映的「舞影淚痕」(The turning point)因珍芳達發表媚匪言論)外，我們看到了「安妮霍爾」、「再見女郎」、「不結婚的女郎」，巧的是，它們都是以紐約爲背景的。

「不結婚的女人」和「計程車司機」一樣，都是詛咒紐約的，小說原作爲卡洛希爾，電影編導保羅·莫索斯基(Paul Mazursky)在名攝影亞瑟·歐提之的協助下拍出了紐約的特有景觀——金門大橋附近蘇荷區的藝術活動，用以展示喜愛藝術的艾力卡(姐兒·克萊寶飾演)在逐出有外遇的丈夫馬丁後，與畫家索爾(亞倫貝茲飾演)相識相知的背景；作者顯然有意强調同居的優點，他用黑種女子金史泰和巴黎畫家同居來和艾力卡、倫敦畫家索爾作對比；艾力卡在離婚前和丈夫床第不諧，其後却主動與索爾一再燕好，根本不提「愛」字，那事後冷漠的樣子；其女派娣

口中的「喜歡並不一定要結婚」的說法，對具有優良傳統的我國婦女而言，都是有「毒素」的思想，對白、作愛鏡頭雖可不譯、刪剪，這種足以傷害善良風俗的思想却是揮之不去的；她丈夫是一個循規蹈矩的男子，在良心發現之下對艾力卡哭着說出他的外遇，却被她逐出，她自此則與索爾過着「喜歡並一定要結婚」的生活，當丈夫發現「同居沒有意思」，哀求她共渡婚姻生活時，却被她悍然拒絕；當她與索爾分手後，扛著他送的大油畫在紐約的人潮中走着時，我不知道她所追求的「獨立自主」尚有何意義，她尚有何幸福可言？一個女性有「新女性主義」追求獨立自主，不依靠男性爲活的精神是很可貴的，但她如果生理正常，而在病態心理下，過着像野狗般的，不負責任，只講究享樂的性生活，那麼，我們就不能對這種意圖摧毀正常家庭組織與善良風俗習慣的人生觀予以盲目的讚揚，在當前國人幾乎毫無選擇性的接受好萊塢的「新」思想之際，我們有必要更冷靜的分析與接受、拒絕，我們必須衡量國家、民族間的差異，作最適當的處置；而很遺憾的，在這部標榜女性追求性與經濟的獨立的小說與影片中，我們所看到的儘是蘇何區的新女性與男性在性事上的放縱；作者用在舖排新女性勇敢的面對現實，追求一己的人生指標，肯定女性的價值上的章節太少；姬兒克萊寶的女友中有老牛吃嫩草的——中年婦人交十九歲男友；有放任丈夫有外遇，强調他們之間「婚姻的基礎不在床上」的柏拉圖論者，希望丈夫回心轉意的，連女兒派娣也譴責父親的外遇，却歡迎父親迷途知返，有着父女間的孺慕之親；這些旁支的觀點中，無疑的，女兒的觀點是最合情合理的，「知過能改，善莫大焉」，夫妻間什麼因難不能設法解決？何況他們又是結婚十七年的老夫老妻？但是，姬兒克萊寶却悍然拒絕，這眞不知道是什麼心態？如果小說原作者卡洛希爾和編導保羅•莫索斯基，以及一干所謂的「新女性主義」者都是這麼冷漠無情的話，我不知道這種主義，這種「婦女解放運動」傳來我國以後，到底有什麼意義？她們的人生到底還有什麼價值可言？艾力卡的丈夫被塑造成一個不懂得風花雪月，只知道事業、兒女的學校、交遊、家庭的男性，我們不知道他處處遷就太太（開婦女會，攏龍門陣回來後，不與看通宵電視的丈夫作愛；陪她看芭蕾舞表演）後竟會得到這種報應？一個一天到晚大

搞婦女運動的太太，自然會冷落了丈夫，丈夫之所以會有外遇，她應當亦有不可規避的責任；但是丈夫痛改前非，想要重歸于好時却遭到了嚴竣的拒絕，有點不近情理；姬兒克萊寶和「茱莉亞」中的兩個婦女解放運動大將珍芳達，芃妮莎雷格列夫，都是有一再與人同居紀錄的；姬兒克萊寶先後曾和阿爾•帕西諾，編劇大衛•瑞比（David Rabe）同居；所謂「人如其文」她們演的就是這類電影；但是，我個人倒以爲，這類婦女解放運動者不過只是一部份不滿男性沙文主義者而已，她們大張旗鼓的搞了好幾年，全世界的正常婚姻關係，家庭結構也沒有被搞砸、打爛，她們一伙人只不過是一些以前衛女性、現代女性來自我標榜，自我安慰的婦女而已，幫著她們，捧着她們敲邊鼓，搖旗吶喊的，也不過是某一些藝術家罷了！婦解運動至此只成爲藝術運動的點綴而已，當這些不結婚的女人（應當譯爲「還沒有結婚的女人」才對，不過這樣譯，對生意眼和婦解運動者而言似乎就沒有那麼決絕了）在和男人爭雄，獲得成功，意氣風發的向男性爭得了平等之後，不知道她們是否會有「江湖寥落爾安歸？」的寂寥孤零之感？我們並不反對女性去從事有意義的工作，作一個光榮的職業婦女，但是，我們對「不結婚的女人」這作品中，這些以「新女性主義」者標榜的「只要性交，不談愛情」，「只要獨立，不要家庭」的觀念感到可憐又可悲，而「不結婚的女人」所揭櫫的這種理念，其結婚則是「結婚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互相忍讓，一是離婚」，只有同居最好，我以爲這種思想是走了偏鋒，在「茱莉亞」、「舞影淚痕」、「再見女郎」、「安妮霍爾」等高唱「婦女解放運動」的作品中，只有「不結婚的女人」是最偏激的，艾力卡這個新女性拒絕了迷途知返的丈夫，孤單的在大都會的人潮中前進，她走的是岔路，痛苦的路。